

郑克鲁和一千七百万字译作

■ 马信芳

9月20日,家在徐汇的学者和翻译家郑克鲁先生走了。我们为译界失去这样一位大家而痛心。与郑先生相识于十多年前上海市文联举办的“CASIO”杯翻译大赛,他是评委之一。后来,我又应邀参加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的《外国文艺》座谈会,郑先生是该刊编委之一。就这样我们熟悉起来。我曾多次对他进行过采访,他像一座法国文学的宝库,每次都会给你喜人的收获。

郑克鲁,1939年生于澳门,曾祖父为中国近代资产阶级改良派思想家、《盛世危言》的作者郑观应。他毕业于北京大学西语系法语专业,又成为中国社科院文学所的研究生。1987年以后回上海,曾任上海师范大学文学研究所所长、中文系主任、校图书馆馆长;全国法国文学研究会副会长、上海翻译家协会副会长、上海比较文学学会副会长等。2008年被评为中国资深翻译家。

虽为名门之后,又是翻译大家,可他的谦虚、低调,令人敬仰。2012年,郑克鲁凭借其译作《第二性》一举夺得第四届傅雷翻译出版奖,而他对自己的译

作却只打了一个“良”级。赴京领奖前,他告诉我,按照翻译作品的“信达雅”标准,其中“信”与“达”,他是做到了,至于“雅不雅”,这得交由读者来评价。

2018年,38卷《郑克鲁文集》出版。其60年的翻译学术生涯中,已有1700万字文学翻译,近2000万字著作和编著,他没有居功自傲,只是将它看成是自己八十岁生日的最好礼物。

郑克鲁成绩斐然,然而他始终不忘其老师的教诲之情。郑先生在中国社科院外国文学所,师从李健吾先生。李先生要求他从扎扎实实的材料中求真知,并要有自己的真知灼见。郑克鲁遵循教导,在学术研究中重材料重证据,有了自己的研究观。外文组组长卞之琳先生是他的“顶头上司”,卞先生建议他也要搞一点当代文学。他由此开始关注当代文学的动态,并系统地加以研究,后来成为这方面的专家。

郑克鲁的翻译处女作是巴尔扎克的短篇《长寿药水》。《蒂博一家》是1937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杜·伽尔一生心血的结晶,郑克鲁于1981年前完

成了《蒂博一家》第一卷的翻译,五年内出齐了四卷。译作不仅得到了业界的肯定,1987年法国文化部向他颁发了文化教育一级勋章。

《第二性》是法国作家西蒙娜·德·波伏瓦的最重要作品,被尊为西方妇女的“圣经”,先后被译成17种文字。为读者、研究学者还原一个原汁原味的波伏瓦,上海译文出版社特邀郑克鲁担纲翻译。他用了整整两年时间终于译完了全书。2012年,《第二性》荣膺第四届傅雷翻译出版奖。

“以往的译本不是尽善尽美,有些译本错误还不少,读者的阅读兴趣也在改变,这就给了我重译经典的机会。”退休后,郑克鲁把大部分精力用在重译上。2018年4月,在《郑克鲁文集》首发式上,中国作协副主席叶辛说,翻译是对人意志和能力的考验和磨炼,并用“倾一生为一世”来比喻郑先生的翻译工作。郑先生就是这样“戴着镣铐”倾其一生,对法国文学研究作出了卓越的贡献。

巴尔扎克说过,一个有智慧的人,才是一个真正无量无边的人。郑先生就是这样一个人。仅以此文来纪念我们敬爱的郑克鲁先生。愿郑老走好!

在抗疫的日子里

■ 上海市零陵中学高二3班 汤心怡

2020年的开端,没有热闹喧天的爆竹声,没有连续不断的吉祥祝福声,也没有围坐在一起热热闹闹的亲朋好友们。有的却是一反平常的寂静,有的只是在一个不经意间,侵入身体的病菌。在疫情面前,我忽然明白了众志成城含义。在抗疫的日子里,“战士们”纷纷挺身而出,他们何尝不知疫情艰险,但国难当前,他们眼中只有危难的国家,啜泣的病患。舍弃小我,是为国之安然。

疫情就是命令,军医们成为奔向最危险战场的逆行者。“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17年前,他们是抗击非典的主力军,17年后,他们义无反顾,在请战书上按下一个个红手印。“我们责无旁贷,随时听候调遣!”未着白衣时,他们是家中的支柱,是父母眼中的孩子。换上白衣,穿上军服,他们就是随时听从国家召唤,使命必达的先锋战士。危难之时,是他们,为我们建起了一道坚固的防线!

“这是一个最好的时代,也是一个最坏的时代”。在疫情之时,有人愿意披甲上阵,也有不法分子造谣生事,却依然不能阻挡心中有爱之士发光发热。每天看着新闻,就仿佛我置身抗疫第一线,与“逆行者们”共同奋斗着。

“95后”护士胡佩,在隔离病房里写下了一封党员家书,标题是《我随时准备被隔离》:“非典那年我五岁,今年我22岁,那时候全世界保护90后,这次换我们90后保护世界。如今我是一名护士,心中的使命告诉我一线需要我,需要我们这代90后热血青年。”1998年出生的她明明还是家中父母的孩子,理应享受父母的疼爱,因为这次疫情选择了迎难而上、挺身而出。

她的手因为长时间闷在手套里面,一双手惨不忍睹,道道血痕。

“与付出相比,我们收获的感动更多”。24小时为一线医护人员送餐的邱贝文夫妇说道。她和丈夫以及五六个亲戚连轴转,把盒饭送到了武汉多家医院。一位护士说外卖无人接单,询问是否可以顺路给她送一份,“这里离你们太远,如果不顺路就算了。”但邱贝文却免费为她单独送了两份饭。“不要钱,多送一份她可以晚上热一下吃,她们在一线,更需要补充能量。”在接到盒饭的时候,这位护士几乎带着哽咽连声说谢谢。

只要万众一心,就没有翻不过过去的山;只要众志成城,就没有过不去的坎。疫情大浪已过,但仍需做好防护。待疫情散去,我们繁华与共!

都市风情百年穿越 海派滑稽浓缩呈现

■ 葛明铭

10月1日到8日国庆节期间,假使依跟亲友到松江广富林遗址公园白相,依会有幸看到一台新奇而有趣的演出,舞台演出叫《梦萦老上海》沉浸式穿越剧,让依游走荆棘百年老上海的马路浪、弄堂里,依会看到曾经熟悉和生活过的情景,勒末生头浪会窜出学剃头的小三毛来向依叹叹学生意的苦经;卖梨膏糖的杜福林唱好“呜呀末呜哩哩”,讲勿定还会送依一块止咳化痰的梨膏糖;走勒小弄堂里依作兴会碰到带乌毡帽的“亨个老倌”绍兴人向依兜售霉干菜;当然还可能刚刚敲好竹杠又来调查户口的伪警察369,不过依用勿着紧张,伊看到依一定会毕恭毕敬向依敬礼;假使

依听到背后头有人叫“死货色”,掰个不是喊依,是阿必大的婆阿妈“雌老虎”勒辣作天作地;走过绸缎店依看到有两个人拿仔布头喊“强卖来”,依千万勿要误认为伊拉是“带货直播”,掰个是老上海行的推销噱头;依一路走一路会看到卖栀子花的阿香,修棕绷的老爷叔,擦皮鞋的阿三,卖霉干菜的阿Q,着西装革履的小开,而市井的叫卖声此起彼伏,让依熬勿牢真想喊牢走街串巷的小贩来一碗桂花赤豆汤和白糖莲心粥……

掰个演出完全颠覆依对传统看戏的概念,让依边游边看,边看边听,身临其境,沉浸勒辣老上海的都市风情当中,欣赏浓缩了的海派滑稽精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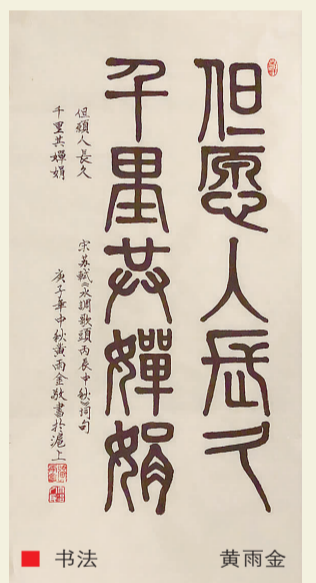
中秋思情

■ 顾翼荪

月圆饼圆年复年,
年年中秋亮人间。
炎黄子孙同根生,
骨肉分离长牵连。
相见时难别亦难,
两岸相望涕泪涟。
待到月盈共聚时,
举杯畅饮桂花前。

桂 华 芳

刊头书法 朱建芳



■ 书法

黄雨金

12、交锋胶着(下)

这一席话既打压了孔仲礼,又排斥了朱洪波,也就是左推右挡,为杨克非扫清了升迁道路,争执双方一时都对半路上杀出个程咬金无话可说。杨克非隐藏颇深,难见真容,但世上没有绝对的事。他的隐藏不露却又显得平庸。教导主任首先就此质疑:“我似乎没有发现他有精彩的讲课,我有时似乎没感觉到他的存在。”

薛志达当即巧辩:“这正是他的长处,不爱炫耀,而是埋头苦干,语文是个慢性活,需要细水长流、慢慢调理,急不出来,这不就正需要他这种风格吗?”

“对了,”一位团委副书记想起来了,“记得有一次他对袁婉倩表现得很那个。”

这给他当头一棒,他也曾私下批评过,但他巧舌如簧地说:“说话的口气也许过火了些,但从事后跟他谈话中却发现倒是有该肯定的一面:原则性强,对错误容不得沙子,不留情面。”说到这里,自己心里也有点虚,暗骂这小子也真沉不住气,露了馅,回去踢他两脚,但现在得给他好好“擦屁股”,不要因此而黄了承诺。

幸好大家也没死抓住不放,刚刚喘了口气,洋书记开腔了:“朱洪波是组织内的人,你这个杨克非政治立场怎么样?听说他是无党派人士。”

薛志达心内又一惊,他清楚一个不成文的规定:提拔先需入党,政治条件第一。“刚才我不是说了吗,他积极靠拢党组织,经常向我汇报思想。”他见洋书记反应平平,知道分量不够,于是杜撰说:“而且已经打了入党申请书。”今晚非逼杨克非紧急上交一份不可,他真担心要他当场拿出来验证——他内心在打鼓。

“是吗?”幸亏洋书记没意识到这老同志会撒谎,没有逼“债”,而是说,“你这么抬举他,他跟你同居一室,是否有点那个?”其实他自己的女儿已被特殊照顾,“开小灶”,但这与物质上的交往是两码事。

这回薛志达真正五雷轰顶地吃惊,偷偷扫视在座者,尤其洋书记,担心是否失密了。先不管它,发咒宣誓是必要的:“我以接受党教育多年的名义,向党组织保证,绝对

维护共产党的清白!”

其实洋书记也只是例行公事地随便一问,再说自身也有点那个,也就不再追问,但薛志达手心已出汗了,他见这只是“穿堂风”,不是“台风”,就镇定了下来,重拾刚才的话题,他知道必须在退休前兑现承诺,否则谁知道将会发生什么,杨克非要是翻脸,那真退休却休不了了。

“同志们,我是语文组组长,自然希望语文组兴旺发达,为此我曾多角度考察过,并随时随地指点他,他已日臻成熟,可以挑担子,请相信一名老同志!”薛志达几乎在恳求了,如果再不行,说不定会……

又一次出现冷场,大家对杨克非确实了解不多,老组长又介绍得面面俱到,无懈可击,又是情意恳切,难驳面子。

在这关键时刻,作为校长负责制时期的校长发言了:“综合大家意见是否这样:语文组正组长暂缓确定。杨克非条件不错,但表现不够突出,怕难服众,就任副组长,再历练历练;朱洪波活动能力很强,时代感不错,提名他当工会主席候选人;孔仲礼继续教高三,任高三备课组组长,让他给全年级语文把把关,另一方面继续考察,不着急。大家看,有没有异议?”

这方案让各方面都感到被照顾到了,又似乎觉得没吃饱,但又说不出什么来,那就先这么着吧。校长见状就一拍定案。教导主任当即打开窗户,浓得呛人的烟雾逃命似地冲出窗户,窗外宁静的校园夜幕中残月当空。

校园静悄悄

■ 吴钟麟